

## 红色记忆

韩家岭，地处中条山深处，是夏县泗交镇的一个自然村。

这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“晋南革命中心”，一块被称为“小延安”的红色革命根据地。

也许是我孤陋寡闻，也许是它藏得太深，在过往很长时间里，我都不曾听说过韩家岭，也就谈不上了解韩家岭的红色历史与革命故事，随着这些年红色文旅产业的兴起以及影视文学巨著《嘉康杰》(杜流程著)的问世，才使我获得对韩家岭的全新认知，且心向往之。

一个清晨，我驱车去寻

访韩家岭。车到夏县，出县城后开始向山里进发，一路曲折迂回，蜿蜒前行。车窗外高

山险峻、峰峦叠嶂，清新秀美的山景致尽收眼底。山涧

清溪的流水声、林中鸟雀的啼鸣声，不时地愉悦着我的耳膜……

过了泗交镇不远，就看到镶嵌着“晋南革命圣地韩家岭”几个金色大字的纪念碑，高高耸立在崇山峻岭之间。

纪念碑周边的夏县中心县委活动旧址、嘉康杰纪念馆近在眼前，不远处当年党政军民活动的窑洞旧址等依稀可见。

1931年到1947年，中共河东特委、河东中心县委、夏县中心县委机关曾在这里驻扎。这里还曾是中条地委、条

西地委、晋豫特委、太岳三地委、太岳五地委、太岳三分区的活动地，堪称“河东革命摇篮”。

夏县中心县委活动旧址，在纪念碑西面一座青瓦泥墙的四合院里。院子堂屋内，一尊精心制作的蜡像生动逼真：嘉康杰、柴泽民等人正挑灯围坐，面对一张军事地图，激烈地讨论着战情。斑驳的木桌凳、生锈的灯盏、一面折叠着的党旗、墙壁上的图片和相册里的书籍，诠释着八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——

1931年，嘉康杰将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从河东中学迁至韩家岭。这个小院就陆续成为各领导机关驻地。当时的许多决议、决定都由这里产生并发布。

太原失守后，日军以4个师团兵力迅速向南推进，先期攻占了垣曲、夏县和安邑，之后其他县相继沦陷。中共河东特委、牺盟会运城中心区等机关都被迫转移至中条山深处的韩家岭地区。

1938年，中共晋豫特委为加强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建设，决定在韩家岭成立中共夏县中心县委，领导夏县、闻喜、平陆、芮城、解县、安邑、虞乡七个县的工作。

从军火窑往南折返，一座青砖青瓦、高门大户的四合院，是嘉家在韩家岭的庄园。当年嘉康杰在这个院子里，当着老百姓的面烧掉地契，免除地租，然后打开自家粮仓分给佃户粮食。庄园也是嘉康杰的故居，他和家人，还有母亲都曾在这里居住过。嘉康杰在韩家岭一带积累了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，老百姓都愿意跟他闹革命，并且为驻村党的机关和部队站岗放哨，传递情报，资助生活。当时200多口人的韩家岭，就有55人人党、57人参军，为河东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41年，嘉家庄园被日本侵略者烧毁，只剩下两间几近坍塌的土坯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嘉康杰纪念馆，是后来根据村里老人对庄园原样貌的回忆重新修建的。

纪念馆由嘉康杰生平展厅、办学展厅、革命运动展厅和生活场景四部分组成。据介绍，嘉康杰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，两次留学日本。其间，多次参加和领导反对军阀政府、地主劣绅的斗争，不惜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。1927年，他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获得新生，有了至高的信仰、坚定的信念、崇高的追求和远大的目标，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。

嘉康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，临危受命，任河东中心县委书记，致力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。他头裹白羊肚毛巾，穿着对襟棉袄、大裆裤子，扎着裤脚，一身乡下小商贩打扮，骑着一辆后架挎着竹篓的破旧自行车，里边装着日杂用品，孤身一人，跋山涉水，磕磕绊绊，通关过卡，游走于河东各地，秘密寻找失散的党员，在自己的学生和民众中发展党员，播撒革命火种。在最艰难的岁月里，嘉康杰等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使河东三十二县的党组织得以恢复或秘密成立，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他胸怀救国梦想，从1921年到1933年间，竭尽所能，在夏县、运城等地创办了一所小学和五所平民中学，用新思想、新文化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进步青年，让星星之火燃成河东红色革命的燎原之势。

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，他配合红

军东征，在韩家岭成立“晋南红军游击队”，发动中条山暴动。他按照周恩来同志对山西省委的扩军指示，奔赴各县动员河东儿女参军，新兵集中到韩家岭短

暂后，分批送往八路军总部接兵处，出色地完成了扩军1500名的艰巨任务。

1938年1月，他赴延安“抗大”学习，5月受组织派遣回到河东从事敌后游击战争，先后担任晋豫特委委员、军事部长和晋豫边游击队供给部长，率领游击队战斗在中条山区，配合主力部队多次挫败日军进犯。1939年9月，他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上，当选为区党委委员和出席中共七大候补代表。会后，他担任了中条地委委员、民运部长。

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嘉康杰在晋南一带的影响力，1939年11月18日，他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，不幸壮烈牺牲，时年49岁。嘉康杰被刘少奇同志盛赞为河东“群众领袖”，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褒扬。

嘉康杰若是一座伟岸的丰碑，那么，巍巍中条山就是承载起这座丰碑的坚实底座，滔滔黄河水就是定格在这座丰碑上的华美碑文！

由这座四合院往北，一排窑洞依山而建，当年游击队驻地、军粮窑、军火窑、服装厂、修械所、抗日供销社等鳞次栉比，掩映在苍翠碧绿之中。窑洞是部队驻扎时建起来的。因为是土窑，受雨水冲刷后极易坍塌，曾两次修缮加固。我伫立凝思，感慨万千，仿佛自己瞬间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脑海中幻化出一幕幕生动的战时画面——

游击大队指挥部里，嘉康杰正在部署游击队破坏铁路、袭击机场、巧打据点、偷割电线等战斗行动方案，打得日军在河东大地上寸步难行，迅速南犯豫陕的计划流产……

修械所车间里，工人们有的在用钢锯锯着枪管，有的在组装“八音手枪”，还有的在维修缴获的“三八大盖”……

服装厂院内，绷起的一道道绳索上，搭满了刚刚染上灰色颜料的布匹。屋子里面，十几名妇女正在缝制军装……

晋豫边游击队的大队旗帜在飘扬，宽阔的河滩上，战士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练兵活动，有练刺杀的、练投弹的、练射击的，还有练赤身搏斗的、匍匐前进的……

1938年冬天，夏县中心县委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，各县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这里集中培训。嘉康杰给培训班送去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等书籍，还有自己谱写的词曲。学员们课余时间学唱革命歌曲《中条山上》：“中条苍苍，黄河茫茫。中条山是河东儿女威武不屈的脊梁。黄河是我们的热血，一路奔涌激荡。中条山上摆战场，向着敌人冲锋开枪。黄河岸畔军号嘹亮，誓把侵略者全部埋葬。我们无所畏惧，我们无比坚强，欢呼着，欢呼着，我们将迎来胜利的曙光！”整齐洪亮的歌声，在中条山深处回荡……

近年来，韩家岭这个中条山深处的红色革命根据地，先后被授予“省级党史教育基地”“市级党史教育基地”称号，每年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。

韩家岭，原本荒僻寂静的山村，八十多年前，成为晋南革命中心，吸引了大批胸怀志向的年轻人入党、参军、支前、送情报，一时间，这里革命风雷激荡，红色浪潮涌动，屋宇窑洞、山水树木，都足以成为见证。

那个年代，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人生理想，为了奋斗目标，洒热血，献生命，义无反顾，成就了人生光彩，坚韧而壮烈的背影，定格在了历史的时空。可是，今天的人们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会知道多少，又理解多少？革命信仰、红色精神，在众多纪念节点和相关的主题活动中，如何继承和发扬？或许，这已成为当下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如今，保存和修建这些革命历史遗址，其现实意义，自是不言而喻。好在市、县两级党委、政府都十分重视老区的建设和发展，多方面、多渠道筹集资金，改扩建泗交中学，新建西沟村康杰小学，改善村里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。这不，在距嘉康杰纪念馆不远处的山头上，有座容量约201立方米的蓄水池，是从6千米外高水源地通过地理管自流过来的，供附近3个自然村500多口人饮用。市、县两级老促会也筹资数百万元，修缮革命旧址，开发和保护韩家岭红色资源。这些举措，令人欣慰。

如今的韩家岭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贫穷已不见踪影，生活步入了小康。进入新时代的韩家岭人，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，发展山羊养殖、野生板栗生产、连翘等中药材种植，集体经济在壮大，群众收入在增加，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。路子越走越宽……

红色，不变的初心；奋斗，不褪的本色。红色历史，是记录，更是精神传承和激励。我想，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告慰革命的先行者！

## 灯下漫笔

## 清明：岁月长卷里的追思书签

■ 杨稳定

当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当微风轻柔地拂过柳树新抽出的嫩芽，当田野间的油菜花肆意绽放出金黄的色彩，我便知道，清明，这个承载着厚重思念与缅怀的节气，又一次悄然而至，宛如一枚精致的书签，轻轻插入岁月的长卷之中。

清明，是一个极具诗意的节气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的这首《清明》，短短二十八个字，却将清明时节的氛围勾勒得淋漓尽致。每至清明，那雨仿佛是天上落下的泪水，丝丝缕缕，缠缠绵绵，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哀伤的底色。雨滴渐渐沥沥地打在瓦檐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仿佛是时光的跫音，在岁月的回廊中悠悠回荡。撑一把油纸伞，漫步在古老的街巷，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，泛出清冷的光。街边的桃花在雨中微微颤抖，那粉嫩的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宛如少女脸上的泪痕，惹人怜惜。这雨，这花，这人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清明烟雨图，让人不禁沉醉其中，思绪也随之飘远。

清明，更是一个承载着追思与缅怀的节日。在这个日子里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前往墓地，去祭奠逝去的亲人。小时候，清明对于我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仪式。跟着父母，手提祭品，穿过蜿蜒的乡间小路，来到祖辈的墓前。一路上，我好奇地张望着，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清新，田野里的麦苗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地散

布在草丛中。大人们神情庄重，将祭品一一摆放好，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跪在地上，磕几个响头，心里却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。只是觉得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大家都变得格外安静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穆的气息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渐渐明白了清明的意义。那不仅仅是对逝者的怀念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、一种对生命的敬畏。当我站在父母亲的墓前，回忆与双亲共度的美好时光，曾经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我自幼就是先天性扁桃体肿大，小时候体质非常虚弱，每当上呼吸道感染或是轻微感冒时，扁桃体就会发炎，严重时大面积肿胀，吞咽唾液都十分困难。手足无措的母亲急得原地转圈圈，眼泪汪汪地直往下掉。无奈何，父母亲背着我四处求医，打针服药亦无济于事。当医生建议做扁桃体摘除手术时，母亲心疼我当时弱小的身体，流着眼泪毅然予以拒绝。后来，母亲连夜徒步二十多华里的路程，寻访一位老中医，得到用蒲公英治疗扁桃体炎的偏方。又连夜打着灯笼在村边打麦场采挖来整株开花的蒲公英，依法炮制后，让我服用。说也奇怪，三天后，我竟然可以吃东西了，七天后已经化脓的扁桃体竟然奇迹般地痊愈！当看到我开始大口咀嚼苹果时，二老欣喜若狂，父亲竟高兴地哼唱起蒲剧戏文。那欢快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，但他们已经长眠于地下。在这个清明，

我轻轻地抚摸着墓碑，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他们虽然离开了我，但他们的爱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
除了祭奠亲人，清明也是缅怀先烈的日子。那些为了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，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烈士陵园里，松柏常青，庄严肃穆。烈士们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，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和事迹。看着这些墓碑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他们浴血奋战的场景，心中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之情。在这个清明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向先烈们敬献花圈，默哀致敬。我们深知，没有他们的付出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。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，努力学习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清明，还是一个亲近自然、感受生命的好时机。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，大自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走出家门，走进田野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感受着阳光的温暖，心中的阴霾也会渐渐散去。田野里，农民们正忙着播种，他们弯下腰，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土地里。看着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我不禁想起了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这句诗。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都是农民们用汗水换来的。我们应该珍惜这美好的生活，珍惜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切。

## 生活写真

## 对春天最深情的拥抱

■ 杨洋

“春日迟迟，春景熙熙。”春天，总是带着一抹温柔的诗意，轻轻叩响大地的门扉，唤醒世间万物。在这烂漫的季节里，有一种味道，悄然在记忆深处弥漫开来，那便是家乡运城的春日蒸菜——一道用野菜勾勒出的独特美食画卷。

在外地漂泊的日子里，每至春天，街头巷尾偶尔也能瞥见几株野菜的身影，它们被摆在精致的菜篮里，裹着保鲜膜，身价倍增，却总也散发不出家乡野菜那股子亲切。那些在运城肆意生长的野菜，像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扎根于田间地头、河畔溪边，漫山遍野都是它们的踪迹。

小时候，春日的暖阳刚一露头，运城人的蒸菜血脉便被悄然唤醒。大人们挽起竹篮，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跟在身后，一同奔赴田野，开启这场与春天的约会。彼时，大地仿佛是一块刚刚揭开面纱的神秘宝藏，处处藏着惊喜。我们穿梭在草丛间，寻找着春天的痕迹。

槐花，宛如一串串小巧玲珑的风铃，在枝头摇曳生姿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。轻轻将它们摘下，放入口中，那股清甜瞬间在味蕾间绽放；香椿，带着一身浓郁的芬芳，鲜嫩的芽尖是春天最独特的标记；马齿苋肉质肥厚，叶片圆润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；白蒿毛茸茸的，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绒球，藏在草丛里若隐若现；榆钱一串串，薄如钱币，吃起来脆嫩爽口；蒲公英舒展着锯齿状的叶片，带着淡淡的苦味，却又回甘无穷；荠菜叶片细长，开着白色的小花，是包饺子、做蒸菜的绝佳食材；花椒叶散发着独特的辛香，为蒸菜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味；灰灰菜绿莹莹的，茎秆脆嫩，在风中轻轻摆动。

或许，美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满足味蕾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。家乡的春日蒸菜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白月光，在每一个思念家乡的日子里，熠熠生辉。我渴望有一天，能再次回到家乡，在春日的暖阳下，与家人一起，采摘野菜，制作蒸菜，让那熟悉的味道，再次填满心间，慰藉这颗漂泊已久的心。

另一种意见是：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弄不清就是弄不清。”经过讨论，决定实事求是。

于是，笔者在“村史”中这样写道：“1948年10月，上级派工作组驻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，村里随即成立了小张坞村农民协会，简称农会，是行政权力机构……在土改工作队的指导下，小张坞村农会组织广大贫苦农民斗地主、分田地，村民发放了土地证和房窑证。土地证、房窑证的发放标志着土改运动的结束……当时，小张坞村农会的成员，据村民回忆有马陆法、王现龙、王久胜、何凤翔、王大管、席先锋等，但主席是谁，却没有人能准确地回忆起来。”

在写《小张坞村史话》时，有人反映：“2011年，咱村‘两委’刻过一个《兴村功德碑记》，为了永远教育村民，希望能收录在‘村史’中。”

王志让立即到处寻找，但找了几天，也没有结果。一次，村委召开干部会议，王志让就在会后问大家：“谁知道咱村2011年刻的那块碑现在放在哪里？”一个负责建设“村党群服务中心”的瓦匠说：“就镶在党群服务中心大楼东头一楼墙面上。因为被大树遮挡着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王志让立即叫上我前往拍了照。于是，《兴村功德碑记》就出现在《小张坞村史话》中了。

## 百姓记事

## 三个老头写“村史”

■ 王志英

再回到故乡小张坞村时，我已是83岁的老头了。本想回乡图“清净”的，却被王璋喜和王志让缠住了，要我和他们“联合起来写村史”。

我一听，头都大了，说：“写村史可不能闹着玩的，需要掌握大量资料，需要做许多调查研究工作。三伏天气，静坐都汗流浃背，谁还肯去调查走访？”

“我们去！”王璋喜和王志让坚定地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？老子你已经88岁了，走路拄着拐杖；志让也80岁了，体力也不支；我也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人，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，是承担不起调查任务的。”

“我腿脚还方便，跑腿有我呢！”王志让勇挑重担。

“小张坞村是怎样形成的”成为我们三个老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。

为此，我们调查走访了七八十个老人，但都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答案。

一次，王志让去村卫生室打针，碰见村委会看门的马世德，闲谈中得知他参加过“村史”调查，十分惊喜。马世德说：“那时，文书把任务交给了我和王佛明、马碾锁。我们也到县档案馆和市方志办跑过几次，还写了一篇《话说小张坞村》，底稿放在南头王佛明家。”

## 鹤雀楼

## 风和日丽(版画)

赵爱民 作



风和日丽(版画)

赵爱民 作

